

★
天彭
天学
向上
成长书系

玉镯儿的歌

彭学军◎著

阅读 彭学军

就是阅读不同的世界

发现不同的自我

让每一个不同的你快乐健康成长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玉镯儿的歌

彭学军◎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新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玉镯儿的歌 / 彭学军著. — 天津: 新蕾出版社,
2018.8

(天天向上·彭学军成长书系)

ISBN 978-7-5307-6711-5

I. ①玉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中篇小说—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儿童小说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 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7379 号

书 名: 玉镯儿的歌 YUZHUOR DE GE

出版发行: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新蕾出版社

<http://www.newbuds.cn>

地 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(300051)

出 版 人: 马梅

电 话: 总编办 (022)23332422
发行部 (022)23332676 23332677

传 真: (022)2333242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80 千字

印 张: 6.75

印 数: 1-15 000

版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

著作权所有, 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, 违者必究。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电话: (022)23332677 邮编: 300051

目 录

- 1 载歌载舞1
- 2 染屋15
- 3 玉镯儿37
- 4 山洪71
- 5 水孩子95



- 6 炊烟如岚135
- 7 使者149
- 8 兄弟165
- 9 午后185
- 10 你听过我的歌197



1



载歌载舞。

在我六岁那年，我们举家从城里迁到一个叫大马的地方，那是一个十分偏远闭塞的苗寨。

像童话里写的那样，“翻了九十九座山，过了九十九条河”后，我们来到了一道山梁上。我看见下面的山坳里零乱地散落着些牛屎堆一般的茅草房，恰逢黄昏，屋顶上飘着一层灰黑色的炊烟。有狗吠声和牛叫声隐隐传来，还有一股烧茅草的辛辣味掺杂在风中。

我将茫然的目光转向母亲，母亲微微地舒了口气说：“到

了。”声音里竟涌动着一份到家的亲切。

走进寨子，我首先惊讶的是人们的装束，尤其是女人的装束。女人的上衣圆领、斜襟、舒袖，裤子十分宽大，领口、袖口、裤脚都沿了花边，这些别致精巧、色彩艳丽的花边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衣料本身的粗糙和沉黯。我热切地望着她们的衣着，无端地被一种拙朴的美丽吸引了。

人们站在各自的门前看我们，不时互相议论几句，一个说叽里咕噜，另一个说呜里哇啦。虽听不懂他们的话，但从友善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恶意。以后的日子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，苗民们对我们很友好，没有丝毫的歧视与排斥。

二

拐了个弯就看见了她。记得人家叫她金妹。

金妹在不远处的一个晒谷坪上跳舞。我最初和最后一次看见金妹，她都在跳舞，长大以后，每每想到这儿，就觉得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缘分在里面。

我们一家被金妹吸引，不由得停了下来。

那舞蹈动作其实是非常简单的，真的，一点儿也不比在幼儿园时老师教的动作复杂，不过是摆摆手、抬抬腿、扭扭腰，但金妹轻声哼着一支富有节奏、旋律优美的曲子，用她那婀娜的身段将这些简单的动作处理得十分流畅、和谐。她没有包头帕，一根黑亮的辫子在胸前和背后欢快地扭摆着、跳跃着。看见我们，她且跳且走地来到我们跟前，然后围着我母亲跳，脸上的熟稔与真挚好像是在欢迎一位久别的好友。

我母亲那时是什么样我已记不得了，只记得她生下小妹刚满月不久，想必是十分丰腴的。而且我母亲的五官长得极周正，有着类似秦怡（一位电影表演艺术家）的那种非常端丽的风韵。母亲生了三个女儿，竟没有一个像她的，真是一桩憾事。那么，当时金妹围着我母亲跳舞，一定是被她的丰腴与端丽所吸引。

后来，别人告诉我们金妹是疯子。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。以前我去幼儿园的路上常常看见一个疯子在垃圾箱里翻东西吃，浑身脏兮兮、油腻腻的，而

金妹却是这般洁净。

金妹疯的时候就出来跳舞，不疯的时候就坐在家里绣花。我时常看见她在外面跳舞。金妹几乎不和人说话，她对我母亲那么友善，也只是围着她跳舞。但没有一个人像我们一样热衷于金妹的舞蹈。不论大人还是孩子，从她身边经过时只是淡漠地一瞥，不知是不是熟视无睹的缘故。

我当时不懂金妹怎么会疯，现在回忆起来，大约是因为爱情，只能是这样，否则她的舞不会有那种令人沉醉的韵味。

三

不久就到了收割的日子。每天天刚蒙蒙亮，上工的钟声就响了，不论有多困我都要被拽起来，胡乱吃点昨晚的剩饭，然后随父母一起上工。父亲扛着农具走在前面，后面是背着小妹、臂弯里挎着一只饭篮的母亲，我背着一只军用水壶和一个装着小妹尿布的小布包落在最后。那时大妹已被送到城里的一个婆婆家寄养。把我留下来是因为我

可以帮着照看小妹。

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，眼皮直打架，便十分羡慕趴在母亲肩头呼呼大睡的小妹。到了目的地，天才大亮，我也才完全清醒过来。

母亲在田头摊了块塑料布，将小妹解下来让我照看，便拿着镰刀下地去了。

跟大人们下地的孩子很多。大点的孩子要做事，在附近割牛草、打干柴什么的。小点的孩子满地里疯玩，采山果，堵蛇洞，逮野鸡……有更小的孩子腰里扎一根布带子被拴在一棵小树旁。没人跟我玩，我听不懂他们的话。我守着小妹，给她换尿布、喂糖水，哄她睡觉。

这天小妹睡着了，我也倦倦的。一阵凉爽的风拂过，吹来稻穗的馨香和隐隐约约熟悉的旋律。我扭头一看，见金妹正在一块割完了稻子的田里跳舞。金妹真会找地方，这无疑是一个可以任她施展的大舞台。

太阳正一点一点地朝山背后坠去，这时是太阳一天中最美的时候，光艳得如炉膛里的炭火。金妹背对着夕阳跳舞，夕阳的余晖将她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种姿态都勾勒得

十分别致，如果将她任意一个瞬间的舞姿定格下来，都是一幅绝妙的剪影。不知是不是因为有了夕阳的渲染，金妹跳得格外投入，我有一种被摄入、被融化的感觉。

田野里寂寂的，快收工了，人们不再说笑，想抓紧时间割完最后一垄，孩子们多半先回去了。没人注意金妹，观众只有我和夕阳。我和夕阳遥遥相对，金妹在我们中间。

收割后，几个艳阳天一过，冬天就到了。山里的冬天来得特别早，也特别冷，冷得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气。冬天地里没活儿，我整天缩在火塘边，可还是觉得冷。房子太破了，队里没房子，就将囤粮的仓库隔了一半给我们，壁板上的缝有的有一指多宽。母亲用报纸糊了，可一会儿就被风吹破了。凛冽的寒风如冰条一般穿过壁缝直往我脖子里钻，我尽量团紧身子，久了，肩胛骨都酸痛酸痛的。母亲又找来一些碎布将壁缝一条条塞好，忙活了好一阵才觉得暖和些。

父亲跟人学打家具去了，我们来时一样家具也没带，家徒四壁。母亲去井边给小妹洗尿布，她将门反扣上，叮嘱

我好好看着小妹。小妹站在火塘边的站桶里，脸蛋儿红扑扑的。小手一刻不停地舞动着，很满意、很快活的样子。她不冷，站桶的下边还放了只炭盆。火塘旁边搭了根短短的竹竿，上面晾着小妹的尿布，这些东西让火烤得热气腾腾的，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尿臊味。我往火塘里添了两根柴，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困困的，想睡觉。

后来我真的睡着了，不知睡了多久，我被小妹尖厉的哭声惊醒了，睁眼一看，惊呆了，晾在火塘边的尿布燃起来了，火苗直往上蹿，几乎要舔着我的头发了。我跳起来，奋勇地拽下尿布随手一扔，这下坏了，燃着的尿布刚好扔在墙角。四面的墙壁都是木板的，而且年深日久，早已让岁月耗干了水分，一沾着火苗，便如同淋了汽油一般呼地燃了起来。

我吓坏了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放声大哭起来。哇啦了几声，我猛醒过来，从地上一跃而起，朝门口冲去，可拉不开门，这才想起门被母亲反扣上了。我一时傻了眼，呆了几秒，又哇的一声哭开了——这回真的只剩下哭的份儿了。

后来，如果不是金妹，我们姐妹俩被烧死不说，全寨第二年开春的口粮、稻种统统都会付之一炬。这样的灾难谁抵挡得了呢？

而这样的灾难是极可能发生的。寨子里的房子分布得很稀疏，很杂乱，而且这个时候你若在寨子里走一遭是很难遇上一个人的，人人都偎在火塘边，家家户户闭门关窗。只有金妹是无畏的，她的舞蹈是没有季节之分的。我看过金妹在凛冽的寒风中翩然起舞——从窗缝里看的，那舞姿一如往常的欢快、流畅。而且那个时候的金妹比任何时候都漂亮，寒风将她的两颊和唇吹得红艳艳的，如上了妆一般。

金妹自然是在某个地方跳舞时看见烟火赶来相救的。

金妹冲进来时，四壁已着火了，小妹无声无息地、软软地伏在站桶上，不知是哭累了还是被烟熏得昏了过去。我依旧号啕大哭，见了金妹，不顾一切地朝她扑去。她把我拖出门外，又返回去把小妹抱了出来。当金妹转身再一次冲向火海时，我发现她的辫梢着了火，火苗顺着她的辫子一个劲儿地往上爬。我想叫住她，但张不开嘴，或许张

开了嘴却发不出声音，我依旧处于一种极度惊骇的状态中。金妹把我拖出来后我就不再哭叫，只是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。

这时来了两个人，他们见状立即吆喝起来，人越来越多，而火势也发展得异常迅猛，火苗已蹿上屋顶，并在强劲的寒风中朝仓库那边蔓延过去。

人们已经放弃了救房子，全寨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出动了，有的挑，有的扛，有的抬，抢救他们来年生存的依托，这无疑是明智的。可是金妹呢？

有人发现了什么，猛烈地摇晃着我的肩，大声嚷道：“还有没有人在里面？”我拼命地点头。

“是哪个？你妈妈？”

我又拼命地摇头：“是金……金妹。”我浑身哆嗦，终于说出话来。

隐隐地看见火光中有一个模糊的人形，那人不停地扭摆着，舞动着，像是在扑火，又好像在竭力挣扎着冲出火海。可在我看来，那依旧是一种舞蹈，尽管炎炎火光将她的舞姿涂抹得朦朦胧胧，但她确实是在跳舞，在火中跳，用生



命跳，我甚至听到了伴随着她舞蹈的那支旋律优美的曲子。

可是周围的人呢？他们已经停止了抢救粮食，不知是已救完了还是再无可救。他们齐齐地站着，看着，看什么呢？看金妹跳舞吗？他们是从来不看金妹跳舞的呀！

在我明白了这场舞蹈的真正意义后，我无数次万般不解地问妈妈，他们为什么不救金妹。母亲无言，表情痛惜而又茫然。

四

我成年后，每每提到金妹，母亲总免不了唏嘘感喟一番。说到金妹的死，母亲说：“当时人们是歧视金妹的，认为她是被鬼魂附身。不救她，固然有他们迷信愚昧的一面，但并不存在什么恶毒的想法。苗寨人对死是非常豁达的，一个人的死是他今生的结束、来世的开始。苗寨人的丧礼甚至比婚礼更加神圣和隆重……”

母亲的这番话让我感动。对死的豁达是基于对生命内涵的透彻理解，生与死其实是生命存在的两种形式。生与